

2004年 法國出版人獎

2004年 法國大眾文學暨圖書館獎

讀者獎：10本最值得注意的是小說

弗朗索瓦·維樂勇 François Vallejo / 著

何為&張曉惠 / 譯



龐畢度 離奇命案

by François Vallejo

Groom

小說 F46

龐畢度離奇命案

(Groom)

作者／弗朗索瓦·維樂勇(François Vallejo)

譯者／何為、張曉惠

編輯／陸文

發行人／王聖毅

出版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0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樓之 4

電話：(02)2332-0430（代表號）

傳真：(02)2332-9817

郵政劃撥：18324544

排版／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印刷／久裕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版次／2006 年 4 月一版一刷

國際中文版授權／家西書社

Author: François Vallejo

Original title: Groom

©Edition Viviane Hamy, 2003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260元

ISBN／957-451-264-9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2004年 法國出版人獎
2004年 法國大眾文學暨圖書館獎
讀者獎：10本最值得注意的小說

弗朗索瓦·維樂勇 François Vallejo / 著
何為&張曉惠 / 譯

龐畢度 離奇命案

by François Vallejo
Groom

第一章

任何一位妻子，哪怕是世界上最冷漠的妻子，在聽說自己的丈夫——或許只是名義上的丈夫，幾分鐘以前陳屍在一家博物館裡，而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博物館之一時，都會立刻趕去博物館。況且更重要的是，她的丈夫又死而復生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我們不可能、也不願意去相信這種事會發生在我們身邊。

但是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薇拉·加爾米急忙趕到龐畢度藝術中心（Le Centre National d'An et de la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全名為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龐畢度中心）的電動手扶梯前，緊緊抓住扶手往上升。不知怎麼了，大廳裡的參觀者們推擠著，行色匆匆，根本不像是來博物館欣賞現代藝術。她當時所在的位置離她的目的地還有一段距離，周圍的人們四處張望，似乎正在搜尋自己想要的訊息。博物館裡有成千上萬的參觀者，每一位都如幽靈般地遊蕩。

薇拉跌跌撞撞地來到了三樓，「對不起，借過一下！」她用力地往前擠，想努力擠

出一條路來，根本沒注意身旁的一切。她心中急的不得了，因為博物館的部門負責人有很重要緊急的事找她，要她去五樓的現代藝術館，那裡陳列著從一九〇五年至六〇年的現代藝術作品。不過，那是個什麼地方對她來說並不重要，在她眼裡，今天的博物館裡什麼都沒有，沒有顏色，沒有傑作，也沒有藝術。

她可不像其他人那麼悠閒，還有心思去研究那些從底樓一直指向天花板的紅色霓虹燈箭頭。那些箭頭長長的，大大的，似乎是要指出崇高和美的所在，也把人們提升到藝術的高度。對，藝術，人們來這裡不就是為了藝術嗎？但是這些讓人嘆服的巨大標誌對薇拉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有人看到她來了，他們喊她的名字，她答應著，於是她沒有受任何阻攔就穿過警戒線。她費力地撥開人潮，她記得這裡過去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多的參觀者，今後大概也不可能。快點，再快點，就快要到樓上了。在以後回憶起這一天的時候，薇拉可能不會記得巴黎哪個地方的景觀會隨著臺階一級級的升高而慢慢地呈現出來。但今天這個時刻卻是她永遠都難以忘記的：五月的一個星期二，下午四點。

幾個部門負責人剛剛還在電話的那頭為她擔心著，「您的丈夫身體很不舒服，可是他拒絕接受任何治療，請您快點來這裡！」她半走半跑，目光呆滯，好像完全感覺不到自己已被一大堆人團團圍住了。她只覺得自己正置身於一片空曠之中，瞬間與世隔絕，除了佔據了整片牆面的大色塊以外，一切都失去了色彩。然後，她回過神來，看見了一

座塗滿了深紅色清漆的犀牛雕塑，犀牛角對著參觀者。這是放在四樓的薩維耶·維洪（Xavier Veilhan）的作品，就在一走上最後一排階梯前的平臺上，離五樓只有幾步遠。這座犀牛雕塑強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就算只是為了不撞到犀牛角上，也不得不看它幾眼。她今後也許不會記得，在她上樓的那一刻，她的影子曾吞沒過那頭紅色的厚皮動物。薇拉低著頭，踏上了五樓的階梯，一縷淺色長髮斜斜地垂下，遮住了她的臉。幾位博物館的主管站在不遠處米羅（Miro）的兩幅畫作前——一幅是藍色的，一幅看不出色彩，他們問她：「是加爾米太太嗎？」

這座博物館的部門主管們胸口上都別著印有「龐畢度藝術中心」字樣的方形胸針，穿著貼身的背心，他們或者同時出現，或者連個人影也見不著。其實博物館根本不必雇用這些人，還給他們穿上統一單調的服裝，可是所有的博物館都喜歡弄成這樣，像座藝術監獄。這裡的保全也像遊客一樣四處閒逛，或者聚在一起聊著天。

但是有兩個人並沒有走到薇拉面前，他們可能是博物館的部門主管，也可能是看熱鬧的遊客。他們氣喘吁吁，好像剛剛用跑的從樓下爬樓梯上來。他們在一旁喘著氣，好像在等待著什麼事情發生。他們說起話來結結巴巴，你一句，我一句，像兩隻站在架子上的色彩斑斕的美洲大鸚鵡一樣唧唧嘎啦地叫個不停，但又像什麼都說不明白。等薇拉慢慢走近了，才好不容易聽見他們很窘迫地說著：「加爾米太太……您終於來了……」

他們兩人很快地平靜下來，一位是有著大鬍子的男人，穿著藍色的斜紋上衣，另一位是有海地血統的女人，肩上搭著一條波光閃閃的披肩。為了說話時不被打擾，他們帶領薇拉到一個小房間裡。

發生在龐畢度藝術中心五樓上的事實是在太難以解釋了。這兩個人，其中一位叫阿拉茲先生，自稱是這裡的主管，負責某項高層事務，他邊說邊用手摩挲著滿臉的短髭。另一名叫阿其樂太太，而這位太太也不再唧唧喳喳個沒完了，她只是很不自在地聳了聳肩膀，又把滑下來的絲質披肩重新圍到頸上。是的，的確難以開口，真是個艱巨的任務。倒不是因為要告訴薇拉她的丈夫死了（她在半小時以前就已經知道了），而是因為要告訴她，他們剛才把屍體放在兩個相鄰展廳的走廊上，這兩個展廳一個是用來放設計圖的，另一個是用來陳列康丁斯基（Kandinsky）和克利（Klee）的畫，當時沒有派人看管，但是現在屍體卻無緣無故就不見了。要解釋這樣一件事有點令人傷腦筋，這比宣佈別人死亡還要難上千百倍。有人猜測可能是誰故意開了個玩笑，可是，身為這樣一個大博物館的部門主管，他心裡很清楚，這裡是絕對禁止開這樣的玩笑。

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屍體徹徹底底地消失了。阿其樂太太極其肯定地說那是「死

而復生」，沒有其他可能。她出生在海地的太子港附近，當她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曾經見過好幾件這樣的事。她用高亢的、歇斯底里的聲音叫喊著，這正好跟阿拉茲先生低沉無力的聲音形成鮮明的對比。

阿拉茲先生絕不會相信她的話，儘管這座博物館陳列著非洲的宗教面具，但聖蹟、魔法、巫毒教這些東西對於一個國際知名的大博物館來說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

薇拉覺得自己的心很平靜。眼前這兩個人慌慌張張地談著她丈夫安東尼的死訊，他們的慌亂反而讓她冷靜下來。在一座博物館裡，生與死的界限真有那麼清楚嗎？藝術家死了，他的作品還活著；或者相反，藝術家活著，作品卻沒沒無聞。這些藝術品被分成了等級，有人日夜守護著它們，然而這就是最讓人迷惑的地方：到底誰活著，誰死了，誰又死而復生？一群群的參觀者天天到這裡來，像個博物館主管一樣高談闊論，膜拜著他們心目中最永恆、最崇高的藝術，但是事實上，這些藝術品的價值是最難估量也最容易消逝的。

聽了那兩個人的敘述，薇拉心亂如麻，難道真的如他們說的那樣怪異嗎？她有種想笑的衝動。她習慣性地用手拂了拂頭髮。那位肥胖的海地混血兒像在做祕密的宗教儀式似的，東搖西擺地舞動著四肢，不停地叫喊著什麼死而復生；而那個禿頭大鬍子也扭動著被上衣裹得緊繃的身體，口齒不清，嘰哩呱啦地講個不停。但這些都無所謂了，丈夫

復活的假說給了她希望，她暗自高興，好像厄運之神和她擦身而過，卻沒給她帶來任何災難。這種反應有點反常，也令阿拉茲先生和阿其樂太太感到茫然。此時，這兩個人就像舞臺上的小丑一樣不知所措。

薇拉的平靜和漠然令阿拉茲先生和阿其樂太太感到驚訝；她最少應該表示出悲傷的表情或情緒吧！或是一些與這個事件相符合的反應也好啊！最少給他們倆一個機會，讓他們安慰安慰她，說幾句這是多麼令人傷心又不可思議的事之類的話也好啊！可是角色完全調換了，兩個陌生人承受著本應屬於薇拉的悲痛，讓人誤認為薇拉和死者素不相識，而這兩個陌生人才是他唯一的親人。薇拉令阿拉茲先生和阿其樂太太失望，因為她沒有扮演好本來應該屬於她的角色。

他們讓薇拉坐在一張椅背和椅面鋪有黑色皮革的扶手椅上，椅架是由鋁管做成的，坐在上面感覺冰冰涼涼的，當手和腿接觸到金屬部份的時候尤其如此。兩個陌生人像照顧病人一樣細心謹慎地把薇拉安頓好，好像她也可能有剛才那個人死前出現的不適症狀，成為他們當天的第二個死難者似的。他們緊張不已，考慮到薇拉可能缺氧，他們把門打開，以便空氣流通。可是，開著的門扇呀吱了幾聲後就自動關上了。阿拉茲先生和阿其樂太太不再在薇拉的周圍瞎忙了，而是各自找了把椅子，坐在離薇拉對面不遠的地方。他們像兩個精神科的護士一樣，守在病發前極度平靜的病人旁邊，似乎隨時等待著

病人將歇斯底里地爆發，隨時準備著在第一時間抱住病人，讓他重新平靜下來。

然而，什麼也沒發生，薇拉只是要求離開。「假」死亡、「假」復活——她每次都堅持用「假」這個形容詞——那些向她敘述事情經過的人，還有那些讓人神傷的聲音，這一切都讓人懷疑。是的，發生在這個博物館裡的「假」死亡、「假」復活真的使她心生疑竇。難道把她從巴黎的第十五區叫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告訴她說她丈夫還活著？會有這種事嗎？

暫且不論人是不是已經死亡，據阿拉茲先生證實，病人臨死前的確有過不適的症狀。現在，兩名主管又恢復了精神，因為他們又像鸚鵡一樣抬高嗓門，用沙啞又刺耳的聲音叫嚷起來，他們還認為，出現不適症狀是最無可爭議的一點，應該從這一點出發重新分析，以此證明他們不是薇拉所認為的故事編造者，而是博物館的成員，是最可靠的人，是一九〇五至六〇年間許多現代主義藝術名作的管理人員。

下午三點鐘左右，病人開始覺得不舒服。儘管幾分鐘前他還在不斷地向其他管理人員發問、發表令人不快的意見，但大家並沒有發現他越來越煩躁不安，然後過沒多久，他就像蒸發似的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跑到哪裡去了。在博物館裡，管

理人員最討厭卻又避不掉的就是那些令人心煩的問題，因為這大大降低了他們的工作效率，比如女士們經常急匆匆地詢問廁所或出口在哪裡。沒辦法，管理人員也成了諮詢顧問。這時，男性管理人員就有了表現的空間，賣力地在女士面前顯示他們的學識，當然，如果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就藉口問題本身有問題來搪塞。不過，也有令女性管理人員不快的時候，有些男性參觀者簡直無聊透頂，除了給女性管理人員出難題外似乎就沒有其他嗜好了。

果然不出所料，剛才那個情緒煩躁、連連發問的人在把別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之後，卻粗魯地用刺耳的聲音和不雅的舉止來吸引別人的目光：在一個離「禁止靠近」的標誌只有兩步遠的地方，他抓住了一把扶手椅，並重重地坐在上面。天啊！這把椅子是現代實用美學設計師布羅伊爾（Marcel Breuer）一九二五年作品的原件，這怎麼得了？負責看管這把椅子的阿其樂太太知道了麻煩，她緊張地朝這個行為不正常的人喊：「這位先生，你不能坐在這張椅子上面，這些椅子都是藝術品，不是用來坐的。您坐的那把椅子，是布羅伊爾的作品耶！」

這位先生對於阿其樂太太的呼喊充耳不聞，他從椅子上滑了下來，坐在地面上緊抓住扶手，雙腳亂蹬，渾身抽搐……他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僵硬。不難看出，他發病了。他緊緊抓住椅子，在這個造型完美但又鏽跡斑斑、不堪重負的老古董上留下了幾道十分明顯

的抓痕。他可能要為這幾道抓痕付出代價。當然，這是另一件事。當務之急是先說服病人離開椅子。

於是，體魄強健、穿著斜藍格上衣的大鬍子阿拉茲先生出馬了。他抓住病人的手臂，雖然遭到極力反抗，但沒有人能敵得過阿拉茲先生的力量……幾番拉扯過後，布羅伊爾的扶手椅終於獲得了自由，不過，病人的症狀似乎更嚴重了。他雙腿顫抖，已經不能站立了。「讓我躺下，」他露出祈求的目光，有氣無力地說著，一陣接一陣急促地呼吸，聲音顯得蒼白無力。

阿其樂太太幫阿拉茲先生把病人扶到樓梯間，以避開眾人。不過這種場面是逃不過好事者敏銳的眼睛，甚至連那些本來很專注的參觀者和那些愛看熱鬧的人一樣，把注意力從藝術品上轉移到了這個看起來很有學問、有修養的病人身上。人都是好奇的，喜歡看新聞，喜歡看熱鬧。如果開一家有關生老病死的奇聞怪事的「博物館」，參觀者一定會蜂擁而至，人數說不定會遠遠超過到存放有藝術珍品的博物館去參觀的人。那時候，博物館和醫院就要互換名字了，比如：病患兒童博物館、羅浮宮醫院、現代藝術救濟院……算了，還是看看這裡發生的事吧。病人躺在樓梯盡頭的地板上，情況緊急，註定要讓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度過一個心焦的下午。病人讓人們把他的腳抬高一些，這樣疼痛的感覺會減輕一些，但這樣又令他感到窒息。他試著重新站起來，但疼痛又馬上襲

來。人們不知道他身上的什麼地方在痛，是腹、背，還是兩臂？誰也說不清楚，因為疼痛的位置好像不固定。

症狀時好時壞……這樣的反覆無常使得本來就無能為力的急救隊員們洩氣了。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也都集中到了這裡，博物館頓時失去了戒備。人們都圍在這個比立體派時代的畢加索還受關注和保護的病人周圍，不停地問長問短。然而病人只能用含糊不清的語言回答著。

「我已經習慣這種突然的發病，休息一下就好了。」病人說，「雖然這次時間長了一點，但總會過去的……」

博物館的人們似懂非懂地聽他絮叨著。

「……看啊，我不發抖了，腳也穩了，還有背、頸椎……啊，把我的雙腿抬高，越高越好。」

「還是到醫院去吧！」有人說。

「不，」病人強烈反對，「你們沒有權力強迫別人就醫。」

「那至少也要請醫生來啊，」人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著，「有醫生總是比較安心的。」

「不要，」病人痛苦地呼喊，「不要叫醫生！」

人們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處理這個遲遲不能解決的問題——到底去不去醫院？他們

召開了一個臨時座談會，專家、學者以及博物館的主管們都被召集來發表意見，但是無疾而終。問題的癥結在於：可以強迫一個頭腦清醒的參觀者去就醫嗎？

這時，有人建議把病人的家屬找來，妻子、孩子或者父親、母親，甚至朋友也可以。剩下的問題由家屬來解決，由家屬說服病人就醫或帶他回家。這樣，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就可以解脫了，可以安心地做自己的事了。是啊，自從病人發病以來，他們一直提心吊膽，在他們眼裡，這個病人已經不是一名參觀者，因為他擾亂了博物館的秩序，妨礙了他們的正常工作。

看來這真是個不錯的建議，問題彷彿一下子迎刃而解了。圍觀的人們四散，彷彿都去找病人家屬了一樣，阿拉茲先生和阿其樂太太焦急地等待著那個家屬來拯救他們脫離這場災難。可是，病人不同意，他費力地掙扎了很久，才從嘴裡艱難地吐出幾個字：「不用……等一下就好……」

看來病人很固執。本來是可以強行翻出他的證件，可是他頭腦很清醒，人們害怕給他帶來更多的精神壓力和肉體痛苦，於是沒有人輕舉妄動。大家可以想像：一個痛苦呻吟的病人躺在地上，一個穿斜藍格上衣的大鬍子在他身上強行搜尋證件，這不是惹禍上身嗎？力量懸殊的雙方互相拉扯著，爭執不下……這種場面怎麼能出現在龐畢度藝術中心呢？簡直有損形象。阿拉茲先生索性把嘴湊到病人耳邊，輕聲詢問他家屬的電話號

碼：「告訴我你親人的電話號碼好嗎？妻子或隨便哪一位都可以。我想他們可以幫助你。」病人答應了。他痛苦不堪地在記憶裡搜索著，最後說出了一串數字，是一個電話號碼。但是，最後兩位數字聽不清楚。是48還是84？是68還是86？最後，病人掏出一張月票，號碼就在上面，最後兩位數字和其他數字是分開的，字比較大，看來是後來加上去的。

拿到電話號碼後，阿拉茲先生把病人交給阿其樂太太照顧，自己則是迫不及待地朝電話間衝過去。電話接通了，但是鈴聲響了八、九聲也沒有人接。阿拉茲先生焦急萬分，這可是救命的電話啊！他無奈地等待著回應，電話那邊終於傳來一位女性的聲音，是薇拉——病人的妻子。阿拉茲先生來不及多想，只是說她丈夫出事了，焦急地催促她馬上到龐畢度藝術中心來。

都下午三點了，他去博物館做什麼？薇拉百思不解。「您是不是打錯電話了？」她有點遲疑地問。

阿拉茲先生又和薇拉重新核對了一下電話號碼，沒錯，他確信準確無誤。於是他詳細地向薇拉描述了病人的情況。薇拉終於相信那個在龐畢度藝術中心的人就是她丈夫。此時的她一臉惶恐，答應馬上趕去，心裡卻方寸大亂。阿拉茲先生都能猜出她當時的表情。

阿拉茲先生打完電話回來了。此時，一向怕冷的阿其樂太太正緊裹著披肩，有氣無力地靠著門框，守著眼前的病人，就好像在看護自己的丈夫一樣。她親眼目睹過人的死去嗎？她怕嗎？病人又想試著站起來，這次他確信自己已經好了。但這種掙扎是徒勞的，病痛迫使他馬上又回復了原來的狀態：雙腿懸空躺在地上，全身僵硬……情況似乎變糟，他的上半身因痙攣而抖動得十分厲害，頭左右搖晃著，呼吸更加急促，心跳也快到了令他窒息的地步，整個人看起來一副魂不附體的樣子……周圍的人誰也幫不了他。這讓阿其樂太太想到了年輕時在海地參加過的宗教儀式。她感到不寒而慄。

突然，情況更糟糕了。病人全身僵硬，眼神直勾勾地無反應，嘴巴張大，口水從右邊的嘴角流了出來，血色迅速地從他皺巴巴的臉上消退，直到變成了青灰色……簡直是副死人的模樣。阿其樂太太從前在海地見過死人，因此她確信這個病人離死亡不遠了。

看到這種情況，阿其樂太太急了，她拔腿就跑，穿過博物館的迴廊去報告死訊，連她那條光閃閃的披肩掉在地上都不顧了。阿拉茲先此時卻鎮定自若。他知道現在再撥那個電話也是沒用，病人的家屬一定已經在路上了。最好先不要驚慌，等病人家屬到了再當面解釋，這樣比較妥當。於是，他追出去叫住了阿其樂太太。

問題又來了：必須請法醫做死亡鑒定，但到底是在病人妻子來之前還是之後做呢？這個有關道德倫理的問題真有點讓人為難，兩個人邊討論邊往回走。阿拉茲先生後來回